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六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

宋 衛湜 撰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鄭氏曰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孔氏曰案三統歷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歷

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緫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物降落而收斂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寛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

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為明昏明相

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彊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而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孔安國註云書所舉星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

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

孔氏曰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令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為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

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為五千七百二十七為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為七千六百三十六為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為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千七十

五分不成寸是為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鄭引周語者周語註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黄鍾大吕大簇夾鍾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鄭氏曰始雨水以下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黄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

孔氏曰雨水以下四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鄭以倉庚為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鵹黃也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鳩搏穀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布搏聲相近或以為此鳥鳴布種其穀漢初雨水為二月節後改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壯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歳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歳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悉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隂類也鳩鴽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

鴽季春則田鼠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為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為鳩鼠之為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

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也

山陰陸氏曰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水桃始華至虎始交鶡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或前此據獺祭魚鴻鴈來倉庚鳴鷹化為鳩之類桃始華言始稱之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杝桃則華鳩

能鳩聚陽氣蒸變含血使鷙者能仁候之著者也使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復化為鷹不記夏小正曰變而之不仁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山陰陸氏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大室

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且曰大廟大室著青陽等皆大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搒治人

皆順陽寛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后土者謂五

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龍為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

官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即元日也名

詰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

常祭也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

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囹圄漢曰若

盧魏曰司空桊掌囚云上罪梏拲而桎拲為在手梏

與拲連文故知梏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童牛之梏
牛四足稱梏者牛無手前足施梏也肆陳也謂陳尸
而暴之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
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
之殺則理之故禁其陳肆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
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為人後存
之為助陽氣為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禝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爾囹圄桎梏見文王世子解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獄訟見王制解夫囹圄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

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馬氏曰凡植物始茁為萌浸長為芽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幼少派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夭絶故曰存諸孤凡日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

用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則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而為解之事也

丘氏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令註不同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

木故不用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名誥曰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郊特牲用甲當是異代之禮

金華應氏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

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

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

之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則籍田固以祈社稷矣而

此復曰命民社者蓋籍田之祈王所自為立之王社

也命民社者王為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為社而

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為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為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

禖之前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

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親祭高禖妃嬪從行之事大

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

之異是為禖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禖神

也蔡邕以為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非謂高辛為禖

又毛傳云姜嫄從帝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祈於

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案鄭志焦喬

答王權言之則契巳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

之郊禖後王既以高辛之君立為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此祭高禖是祭天高禖為配祭之神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謂配祭之人也周禮媒氏註云媒之為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為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羲也

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

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
婦矣以周官内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
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
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
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
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
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

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容止猶動静主戒婦人有娠者也

孔氏曰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為限蔡邕以為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尚書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

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大略亦同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戸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王藻云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

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秋為陰

中而仲月之節為秋分春秋之分則隂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然春分以陽為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為主故繼言雷始收聲於發聲言乃於收聲言始蓋乃為繼事之辭始為肇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陽中之月則終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以感雷而動故也節有驚蟄其義出此孟春言蟄蟲始振則振而已

猶未出也至此然後動而出焉亦見彼解唯其以雷發之月而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後繼言蟄蟲坏戸者以此夫雷之發聲也陰陽家可以數推焉故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必先三日則有先甲之意奮鐸則所以警衆也鐸必以木則令民以文事故也奮則奮其力而振之也雷之發聲所以振天之威也聞之者其可以不戒乎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恠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

以其感怠慢之氣而孕故如此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凡此皆奮木鐸所令之言也所奮之人亦適人小宰之類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氏曰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鈞人君於

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也鄭注文尺曰度以下皆漢書律歴志文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陰陽之氣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陰陽之理寓焉道則體乎天器則用乎人體乎天者既適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類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秋之日夜分不曰均衡石而曰平權衡不曰正權槪而曰正鈞石者亦相備而已

馬氏曰象者天之所為也器者人之所為也王者觀象於天然後揩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衡斗甬出於量權者衡之用也概者量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鈞讀如四鍭既鈞之鈞衡石斗甬待權概而後正令鈞衡石角斗甬以正權概變也變者陽事若陰有順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權

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

長樂陳氏曰㮚氏以鬴為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鬴是也律歷志以斛為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鬴故鬴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為升升十為斗斗十為斛故斛十斗然㮚氏之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歷志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

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壁羨之制從十寸横八寸皆為度尺䈥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内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為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内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寸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為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㮚氏之制旁為升臀為豆腹為䈥律歷志之制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臀為斗腹為斛蓋内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髙而小

臀卑而博故因其小者為升合因其博者為斗豆則
古之制器尚象豈徒然哉律歷志五量止於斛左傳
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斛曰藪十藪曰秉四秉曰筥其
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斗甬管子曰角量也皆
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角皆量器也鄭康成以
甬為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觵或作釜
庚或作逾區或作鏂升或作勝盖古字通用禮書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

農之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戸耕事少閒而治門戸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

孔氏曰左傳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也此耕者謂庶人庶人蓽門故知竹葦曰扇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

寢制唯室而已故釋宫云室有東西厢曰廟無東西厢有室曰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為言焉寢廟畢備則事死如事生故也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者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農之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焉

馬氏曰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

四之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則亦啓其向之塞闢其户之墐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

山陰陸氏曰細言闔扇大言寢廟以著其餘莫或不脩也此之謂畢備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

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則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鄭氏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孔氏曰鄭恐獻羔是祭於寢廟故云祭司寒下引左傳祭寒而藏之既藏而祭司寒明啓亦祭之也薦於

宗廟謂仲春乃後賦之謂孟夏故淩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鄭註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昍陸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西陸謂四月日在昴畢之時固陰沍寒者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朝之禄位謂大夫以上桃去不祥棘則刺禦惡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

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

廟有守祧掌寢有隷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隷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隷僕祭祀脩寢則薦新盖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隷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寅之月則以少陽尚㬥而閉陰氣也開冰於建卯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頒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為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葢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

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隷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之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鮮讀如字擊牲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據此小祀用牲唯開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為季春將合樂也

孔氏曰孟春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即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

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凡大合樂註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為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習合禮樂為當月飲酎以仲春習舞習樂命樂正此則稍輕故唯命樂師此習禮樂亦在學但天子不親往

孟夏又云飲酎用禮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天子親往不云樂正文不備也仲夏樂師脩鞀鞞鼓為大雩帝用盛樂預脩習也雩帝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以土王孟秋仲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為將大饗帝也其習吹亦在學樂師習之天子不親往但文不備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為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

合聲者殷法也或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亦用禮樂在大學天子亦親往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也鄭以經習舞釋菜連文恐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案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為舞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也引夏小正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為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

當為之不為季春合樂而習也仲春習舞雖不為季春而習但孟春仲春習舞已久不須更習故知仲丁唯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

廬陵方氏曰先儒謂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舍菜也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習舞為主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先師則以舍菜為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

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餘見孟春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親往視之為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為文明故也耕籍用亥亥為天倉

山陰陸氏曰凡春習舞皆月習之於此乃釋菜爾據季秋入學習吹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言用者舞

於是用焉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大牢祀高禖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去犧牲爾其它猶在鄭氏謂當祀者以玉帛而已非是即大祀猶用犧牲徒皮幣耳猶以圭璧代之其仁意遠矣

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祀於高禖而獻羔開冰此祀不用犧牲非古也古之制器者尚其象故圭銳而璧圜其備物也致其義故皮以致其文而幣以致其實其用不同不可僭也此月用圭璧更皮幣則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

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為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民相掠陰姦衆也國旱煖氣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災害也

孔氏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大水地災也寒氣天

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熟地災也
民相掠人災也大寒煖氣天災也蟲螟為害地災也
行令失所三才之應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為寒故寒
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
乗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
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
此皆子之氣乗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

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為害亦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螣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

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元嘉歷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案律歷志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律歷志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

九度以日漸長日没之時稍在酉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鄭氏曰姑洗者南吕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

孔氏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寸八分以九分爲一寸二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

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鄭氏曰桐始華以下皆記時候也鴽鴾母螮蝀謂之

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

孔氏曰鴽鴾母爾雅釋鳥文毋當作牟謂鶕也凡云

化者易曰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

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

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螮蝀謂之

虹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

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稱之故曰始餘已見桃始華解夏小正曰鴽鶕也

馬氏曰田鼠化為鴽則陰類之遷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訌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蝀焉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

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鞠衣黄桑之服先帝大皥之屬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也

孔氏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黄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鄭云黄桑之服盖薦於神坐為蠶求福也知

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蠶功既大總祭五方之帝於明堂故鄭云之屬案爾雅釋魚云鮥鮛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

廬陵胡氏曰案禮記五帝自服大裘不薦鞠衣又於帝言先明非五帝也案此經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麥乎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

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率內外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薦鞠衣于先帝則是薦之於神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獻尸后亞獻賔客則王祼獻后亞之王耤則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以獻后蠶則

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

凡此皆内外相資以成禮者也然則天子薦鞠衣于

先帝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

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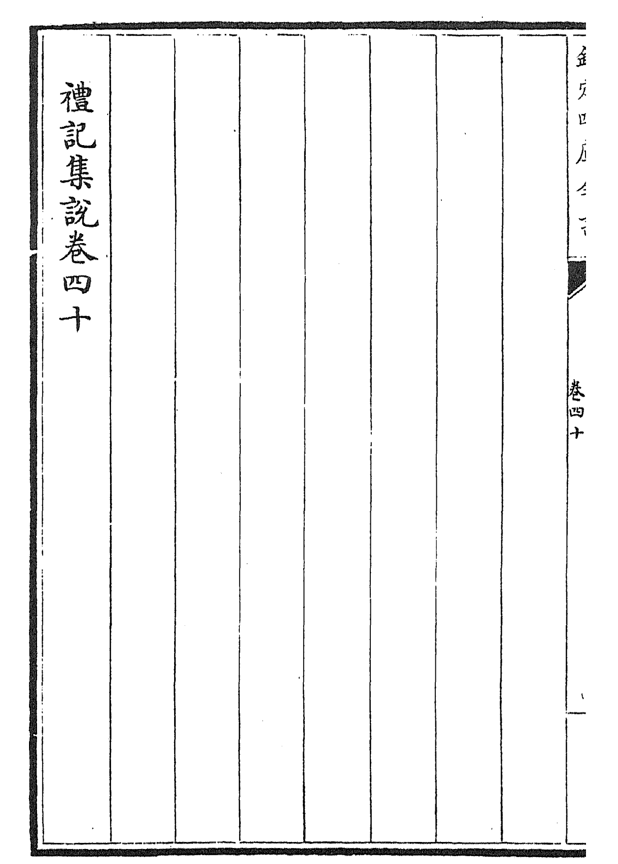
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茍具而已備則

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

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

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如此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宋 衛湜 撰

乃爲麥祈實

鄭氏曰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嚴陵方氏曰乃爲麥祈實者以孟夏農將登麥故也

祈其實則慮稼穡之卒痒故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

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也句而直曰萌

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内

嚴陵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特出之未爲畢爾萌者非不達也特達之未爲盡爾至於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揫斂則入而内之時也方春宜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内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鄭氏曰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

孔氏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絶　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之絶王者勸勉諸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

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

長樂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在於主故也

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絶而已乏絶未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絶曰振之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

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言聘名士禮賢者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古者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之固所宜矣名士則有實之稱賢則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别也夫春氣之散發極於是月也天子布德行惠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

馬氏曰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則亦春省耕而補不足之意也然方周之時以鄉師賙萬民之艱阨以司

門養死政之老孤其天患民病則又以司救施惠之邦之委積遺人掌之野之耡粟屋粟旅師聚之則所以待貧窮乏絶者當其時矣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則所以出滯淹而助陽宣物也然養士以學馭臣以柄者古之道也及夫後世不能一於學然後以私恩聘名士不能用其柄然後以私敬禮賢者是其秦風乎

講義曰古者適有賢士則聘之如舜起於畎畝之中

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

亦各因其所遇而舉之奚拘於季春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

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

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孔氏曰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可

決之物故鄭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溝

上道路案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與彼別也

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

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翳以為隱塞言窒虛而為實

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鄭氏曰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罘翳

為弋

孔氏曰畢所以掩兎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季春之時不得用耳九門自路門臯門以内皆宫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者此等門内雖是宫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閑之處得有之矣

嚴陵方氏曰慮其傷孚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毋用餧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鄭氏曰無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

官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

恒在桑皆蠶將生之候也言降于桑者若時始自天

來重之也曲薄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

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

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

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

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

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

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孔氏曰案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景純云鶌音九物反鵃音嘲鶻鵃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一名鳴鳩戴勝一名鵖鴔案釋鳥云鵖鴔戴鵀郭景純云鵀即頭上勝今呼為戴勝曲植蘧筐案方言云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註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養蠶南北東西無所不在今后惟東

面採桑故鄭知不常留養蠶也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是常留養蠶者此經是季春躬桑内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外内子女者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内子女謂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内宗皆以嫁有爵者是也分繭稱絲是課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

野謂之虞已見虞人入澤梁解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迓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則席之粗者筐則筥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凡此欲一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盖

謂是矣此言共服孟夏言給盖以后妃之繭絲而為祭服則所以致其恭而已故曰共以貴賤之繭税而為祭服則可以取足焉故曰給祭服不止於郊廟共給止以郊廟為言者以外祭莫重於郊内祭莫重於廟故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

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榦器之木也凡輮榦有當用脂良善也

孔氏曰周禮考工記無工師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鄭知司空之屬五庫者各以類相從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榦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但器之材樸總謂之榦故鄭云榦器之木周禮弓人凡析榦止謂弓榦與此異也

嚴陵方氏曰工師百工之師也與孟子言得大木之工師同義故命之令百工焉五庫之量則百工所治之材也故令之使審焉五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故也先儒遂别而為五拘矣不謂之材而謂之量者以其材各有所受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庫五兵之庫也此言兵器後言祭器尚禁淫巧如此況用器乎量所容也度其所容為之

廬陵胡氏曰脂以柔皮革春秋傳腦所以柔物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鄭氏曰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

孔氏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因氣序無

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也嚴陵方氏曰百工咸理則使之各治其事也監工日號則慮其惰於事也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講義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茍作爲淫巧其何以諫

於上乎此所以使百工咸理治其事而監工日以號令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嚴陵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則以其大合故也於大合

吹而不率之者以不若合樂之備故也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故也餘見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盖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山陰陸氏曰季冬所謂大合吹即此所謂大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單舉則言吹雜舉則言樂吹非

無舞也舞非無吹也合舞合吹非無樂也因其所主言之異爾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

騰逐之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

其在廐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于牧之

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

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

生息多少

嚴陵方氏曰累牛者累繫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

善順故以累言之馬善走故以騰言之合牛馬而遊

牝于牧則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

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師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者

鄭氏謂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

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貞性也即

若牡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亦豈可以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

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

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隷索室敺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孔氏曰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比天為陰故曰陰氣右行此月初日在胃月中從胃歴昴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石氏星經大陵主死喪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慝而敺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隷而時難以狂夫為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

餘足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則欲陰慝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曰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

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盖所難而敺之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曰畢曰達曰送言雖不同皆不過遂其正氣而已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以大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又何也盖天子之難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有

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矣

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𥂕𥂕爲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

者暵於熱也沈陰淫雨戾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兵革陰氣盛也

孔氏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沈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

寒氣之所稟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爲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爲暘陰爲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山陰陸氏曰春氣尚淺而行冬令爲害猶可深則甚矣益深則又甚矣據首種不入麥乃不熟草木皆肅他放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孔氏曰三統歷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歷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

畢者案律歷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

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三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月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丙丁

鄭氏曰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爲日名

馬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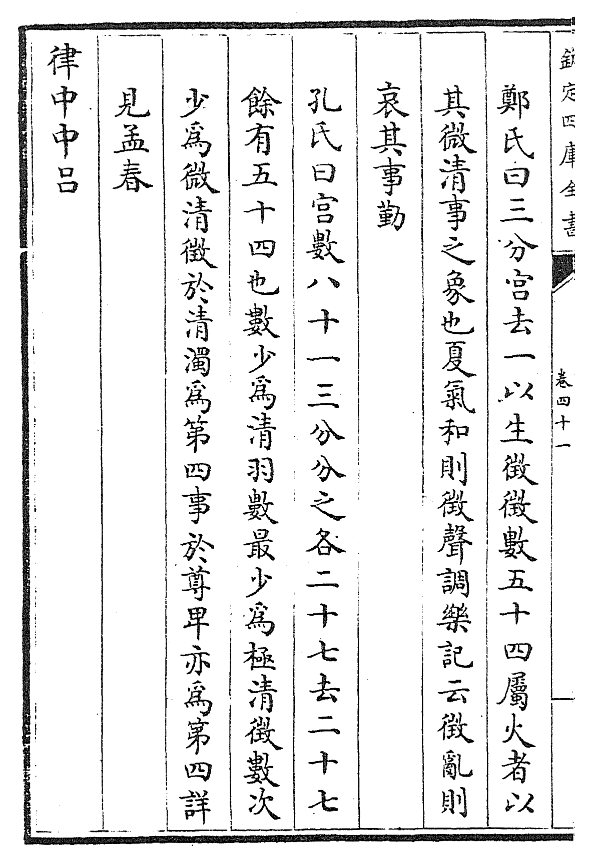
孔氏曰鄭引易證丙丁是著明之義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犂爲火官

孔氏曰春秋説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
播百穀曰神農也又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
有子曰犁爲祝融杜註云祝融明貌
諸家説見孟春
其蟲羽
鄭氏曰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諸家説見孟春
其音徵



鄭氏曰三分宫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徵亂則哀其事勤

孔氏曰宫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也數少為清羽數最少為極清徵數次少為徵清徵於清濁為第四事於尊卑亦為第四詳見孟春

律中中吕

鄭氏曰孟夏氣至則中吕之律應中吕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吕宣中氣

孔氏曰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吕於無射四寸之内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併之總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總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

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禮

孔氏曰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鄭註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門之奥謂廟門外西室之奥祀戸在戸内故祭在廟室之奥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奥竈陘謂竈邉承器之物以土爲之制謂截割心肝皆鬲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奠於主西設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戸云祭肉三肺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醴實之於尊祭二

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筵前謂初設廟室奥之筵前唯特牲少牢鼎當陳于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于筵前在葅醢之東其黍稷等設于俎南北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諸家說見孟春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

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

孔氏曰案周禮蟈氏鄭司農註云蟈蝦蟇𤣥謂今御所食蛙也王瓜萆挈者本草文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焉王瓜南方之果也而其色赤苦菜南方之菜也故其味苦一則感火之色而生一則化火之味而秀

馬氏曰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

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

邪者也故其爲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爲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

屬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

大者象物盛長

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騮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

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駁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旃雖人功所為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鄭註儀禮云朱則四入是朱深於赤也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

欣說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孔氏曰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則容有在者

故得封也或者諸侯身雖不在遥封之

山陰陸氏曰於天子言無不欣怋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案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亦順景風以行賞則疏封於盛夏古之遺禮也蓋封爵以是時而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其可以待時而賞特其功之常者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是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爲將飲酎

孔氏曰不云是月者承上是月立夏之文自此下至

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樂正不嫵也即習樂習舞言樂師

嫵樂正不與

講義曰習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爲習孰也合之者欲

禮樂之器用爲諧和也此特禮樂之文而已

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鄭氏曰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孔氏曰贊是贊佐之義傑俊或未仕沈滯者故鄭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爲英舉長大者謂用

長大之人

嚴陵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必命之取人者蓋取人將以爲政故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賛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虛拘也則必有爵以馭其貴有禄以馭其富焉故繼之以行爵出禄也爵必當有德之位禄必當有功之位也且天子春始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而已至此然後行爵出禄焉固其序也

馬氏曰傑者其才特者也俊者敏於德者也佐上利下宜爲人臣者賢也茍志於善焉者良也體仁而能元者長也充實而有光輝者大也爵禄者所以詔王馭羣臣者也此曰大尉非古也

廬陵胡氏曰習禮樂亦在學仲春習樂命樂正此命樂師輕也遂達也書顯忠遂良長大謂學長德大者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也毋起土功發大衆爲妨農蠶之事毋有壞墮伐大樹皆爲逆時氣也

孔氏曰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殖

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可也欲其高則勿隳焉可也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

則所以壞墮之也

山陰陸氏曰毋伐大樹雖伐小樹可矣據此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謂其大者也

講義曰南方之火盛德在焉土之所恃以生者亦四季最旺之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撫土之辰發大衆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時伐大木則逆其生理壞其成材故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鄭氏曰初服暑服

嚴陵方氏曰絺以涼而可以禦暑裘以溫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絺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鄭氏曰命野虞重敕之命農勉作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

孔氏曰遂人職云五鄰爲鄙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鄭云鄉遂之屬經直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内官也故循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内也故曰循而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也故勞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

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無休于都則於農不能無所疆矣故曰勉作也

馬氏曰勸民則勸其爲耕事者也命農勉作則勉其無所說于都者也彼欲爲而我道之者勸也非其志而我彊之者勉也

廬陵胡氏曰勞其勞者勸其惰者

講義曰因其時事而教敕之以爲有秋之望農若失其時而休逸于都市亦何望歲成之有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蕃廡之氣也

嚴陵方氏曰四時四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故也故此言驅獸毋害五穀焉既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爲之故也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

講義曰猛獸多害五穀故驅逐之使歸山林也禮蜡祭迎虎而祭之爲其食田豕而去害稼之獸也古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夏之時田狩之事有所不免焉盖爲供乾豆賔客充君庖之用也若大田獵恐傷蕃盛之物故禁止之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也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嚴陵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

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廬陵胡氏曰麥性蘊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宜其毒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鄭氏曰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舊說云靡草

葶藶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輕繫崇寛也

孔氏曰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

嚴陵方氏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則孟夏蓄藥之時其可以不聚畜百藥乎然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蓄藥之時所可採者爲多故也凡物感陽而

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於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爲夏於麥爲秋故也猶季春之月非歲單之時也而祭義言歲既單矣者以贊歲之大功畢於此故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故也

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穀以養民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夏穀所以亭之故收斂在孟秋所謂亭毒亭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蔡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于五罰之類鄭氏引草艾則墨蓋非是然則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

亦因時順氣

廬陵胡氏曰寀書明審用刑無若舜但云毋殺不辜不云刑必秋冬亦不云夏不當刑也有大姦惡於此義在必戮過今日便不可而曰必俟立秋可乎若夫大姦大惡可以議獄緩死則盛夏勿論可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内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

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税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孔氏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内命婦之獻繭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内命婦既以獻繭乃收外命婦之賦税外命婦雖受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已所以有税者以其夫亦

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税以供造之但税寡少

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比近郊故知收以近郊

之税也以桑爲均者言收税之時以受桑多少爲賦

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

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幼出之

時齊同如一皆十而税一也鄭註國服同者案泉府

云凡賖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

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税俱以十

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皆計繭爲十一之稅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

皇氏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

馬氏曰以桑爲均則上之所征者地守也其收有多寡厚薄則人功存焉以桑爲均則視其地守而已其

爲人功之至不至我不爲之增損焉則亦勸其勤而督其怠之術也

廬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内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案天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爲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鄭又謂收外命

婦繭稅案內宰職后妃帥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孔氏曰酎音近稠稠醲厚故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始成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

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
嚴陵方氏曰孟夏之飲酎則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以進衆物故也唯其進衆故謂之大飲烝焉凡燕樂則必用禮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也飲酎如此則飲烝從可知也
馬氏曰鄭人謂晉侯曰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在廟者也豳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在朝者也漢酎祭獻金宜亦在廟矣此天子飲

酎用禮樂宜亦在朝矣

廬陵胡氏曰案漢嘗酎及春秋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皆在廟祭而獻酎食貨志云酎飲酒亦於廟然此不云獻酎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月時祭用酎常禮也祭畢則飲故不云獻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

句共爲二事螟蟲爲災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名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爲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莊子言小國入保同義鄙則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内者人自外入内而爲害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

若是而已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爲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爲災者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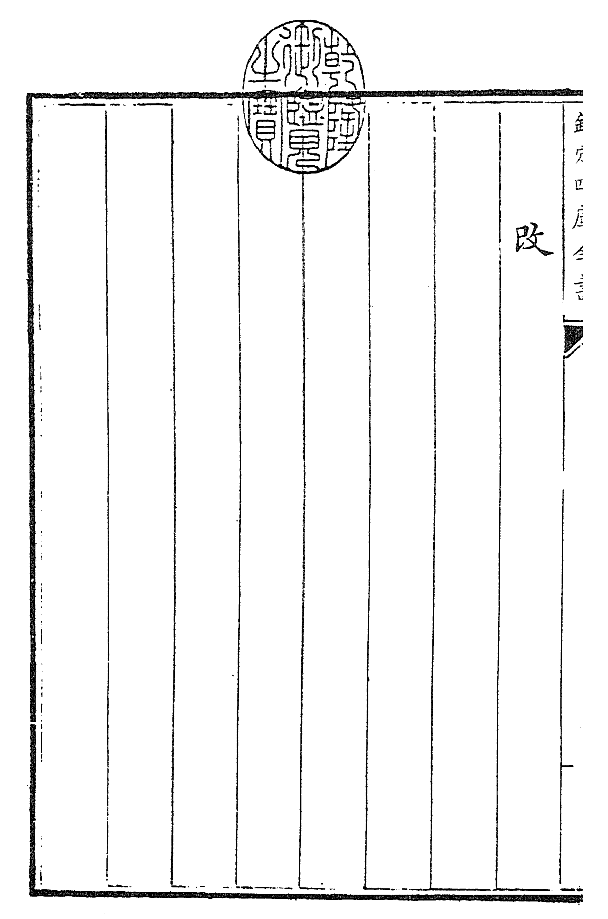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第十八頁前八行耕者少舍刊本少訛小據監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無問尊卑刊本卑訛畢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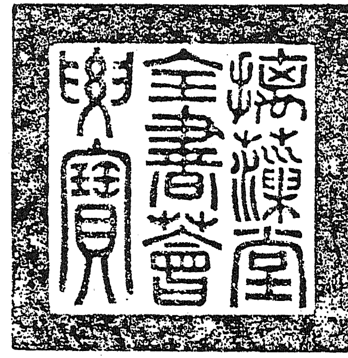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為火畜故也刊本火訛大今改

卷四十二第二十頁後八行如祀戶之禮刊本戶訛尸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苦菜秀刊本秀訛莠據監本



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周　綬